

左傳杜注辨證

左傳杜註辨證卷二

聚學軒叢書第二集

桐城張聰咸著

貴池劉世珩校刊

閔公

元年傳因重固注能重能固則當就成之

正義引服氏云重不可動因其不可動而堅固之此

說勝杜

惠氏云杜
从許慎說

二年傳及狄人戰于滎澤注此滎澤當在河北

周禮職方氏鄭氏注滎充水也出東垣入于河泆爲

滎滎在滎陽賈公彥云案禹貢濟出王屋始出充東

流爲濟南渡河泆爲滎春秋戰於滎澤是也

詩檜譜
正義引

鄭注禹貢滎波旣豬云沘水溢出所爲澤也今
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爲滎澤在汴縣東京相

璠曰濟水又南會于滎澤春秋衛侯及翟人戰于滎

澤而屠懿公

廟諱

演報命納肝處也

案水經濟水又東合滎澤非此滎澤

也彼滎澤蓋滎瀆之誤故酈元注瀆水受河水有石門謂之爲滎口石門玉海引此正作滎瀆胡渭禹貢錐指云滎瀆非滎澤也據水經注黃水自京縣東北流入滎澤俗謂郟城陂東西四十里南北二十里穆天子傳曰浮于滎水乃奏廣樂是也北流注于濟水此皆昔人導澤爲川之路澤水從此北出而爲滎瀆故謂之滎口濟水自敖山又東不得便合滎澤是知經之澤皆作瀆也

咸案宣十二年

傳楚潘黨逐魏錡及滎澤杜云滎澤在滎陽縣東與

此滎澤正爲一地蓋濟水出河之後南會於此京相

璠云滎澤在滎陽縣東南與濟隧合今攷之濟水北

流分爲濮則衛之境矣滎澤本此在河北如杜此註

豈宣十二年之滎澤又易地邪此不待辯

與門材注門材使先立門戶

周禮掌舍棘門杜子春曰棘門或爲材門賈疏引此傳證之云棘門亦得爲材門卽是以材木爲門也

重錦三十兩注重錦錦之熟細者

服虔云重牢也案聘禮鄭氏注重猶善也引傳義同受賑於社注賑宜社之內盛以賑器

漢書五行志注引服虔云賑祭社之肉也盛以蜃器

故謂之賑案周禮掌蜃祭祀共其蜃器之蜃鄭氏注

鬯人職曰凡四方山川用蜃器引定十四年秋天王

使石尙來歸蜃蜃之器以蜃飾因名焉鄭司農云蜃

可以白器令色白據此則蜃爲蜃器

賈疏引公羊以爲宜社之內以

蜃器而盛肉故名肉為蜃案詩縣鄭箋引傳蜃宜社之肉正義引

此年傳及成十三年傳成子受賑皆作蜃賈公彥云

受蜃於社非受空器而已明器內有肉是以祭社之

肉盛之蜃器而賜之故說者皆以蜃為宜祭於社之

肉據此則祭肉亦得為蜃蓋從其所盛之器而名之

也蜃可以該賑賑不可指為蜃器故周禮大宗伯以

賑膳之禮親兄弟之國鄭氏注賑膳社稷宗廟之肉

引定十四年傳歸賑如字可以知賑之不為蜃器矣

杜仍不如子愷之確大宗伯賈疏亦從服說顏師古注漢志以

為賑讀與蜃同以出師祭社而謂之宜賑即宜社之

肉也蜃大蛤也此不釋蜃為器更疏

狂夫阻之注阻疑也言雖狂夫猶知有疑

服虔注此傳與韋昭注晉語皆以狂夫爲方相之士
蒙元衣朱裳主索室中歐疫服解阻爲止言君與太
子以狂夫所止之服衣之韋解阻爲古詛字將服是
衣必先詛之劉光伯駁云元衣朱裳不爲偏衣案戎
事衾服上下同色今大子衣之偏衣是兪服也故先
丹木以爲是狂夫之服蓋上下雜色杜氏以爲左右
異色其半似公服今試驗之不大乖異乎偏衣猶言
服之不衷
也服解阻字亦誤韋說是也當云服是衣詛祝驅疫
也以爲服衣先詛亦非
聞成季之繇注繇卦兆之占辭

司馬貞索隱引荀悅云繇抽也所以抽出吉凶之辭

也

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注大布麤布大帛厚縉蓋用諸侯諒闇之服

咸案帛禮雜記下作白鄭氏注大白冠太古之布冠也引傳作大白之冠其注郊特牲云大白縉布之冠不綏大白卽太古白布冠今喪冠也其注玉藻云君衣布者謂若衛文公大布之衣大白今本作帛蓋誤之冠是也又於大帛不綏下釋云帛當爲白聲之誤也大白謂白布冠也此皆大白爲布之證案服子慎云戴公卒在此年杜氏以爲衛文公以此年冬立豈喪未期年而已冠厚縉者乎蓋由晉時俗本白誤爲帛杜又

訓爲厚縉後來諸儒如衛冀隆劉炫輩雖有規難皆不能起而正之至唐章懷注後漢書馬皇后紀云大練大帛也反援杜爲證孔冲遠爲禮玉藻正義又引傳大帛爲白縉冠沿襲既久不知謬妄此豈獨釋經之誤實爲亂禮之始蓋短喪劣議自預作俑也可勝慨哉

僖公

元年傳虛丘之戍將歸者也注虛丘邾地邾人旣送哀姜歸齊人殺之因戍虛丘欲以侵魯公以義求齊齊送姜氏之喪邾人懼乃還故要而敗之

服虔云虛丘魯邑魯有亂邾使兵戍虛丘魯與邾無

怨因兵將還要而敗之所以惡僖公也按杜云送喪
在敗邾之後邾人何由而懼以義求齊亦不見經傳
正義謂其無據而卒駁服說何也

二年傳入自顛軫伐鄭三門注鄭虞邑河東大陽縣東
北有顛軫坂

服子慎謂冀伐晉冀之既病亦唯君故謂虞助晉也

將欲假道稱前恩以誘之案說文鄭晉邑也

後漢書補注引

服虔曰鄭魯別都

據此則鄭在晉矣水經曰河水又東沙澗

水注之酈元以爲水出虞山東南逕傅巖東北十餘
里卽顛軫坂經曰又東過砥柱閒酈元以爲砥柱山
名三穿旣決水流疎分指狀表目亦謂之三門山在

號城東北人陽城東據此則杜說不盡謬妄然叔重

子慎皆以郟爲晉邑則必不指三門爲砥柱矣三門

不詳

劉昭補後漢書注釋此傳于沛國郟聚之下云非此郟蓋名偶同也元和志云砥柱山俗名三

門山然則三門非古也此三門當在晉之境內頗棟高以爲砥柱卽三門非是或軍其郟邑之三門不作

山名解邪然余終不敢臆斷

四年傳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注牛馬風逸蓋未界之

微事故以取喻

服虔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尙書云馬牛其風

案高誘注呂覽羸牛父牛也騰馬父馬也皆將羣游

從牝於牧之野風合之詩北山鄭箋風猶放也服說

是僖二十八年傳晉中軍風于澤杜解牛馬因風而

走與此傳皆失之故江氏慎修云觀淮南子塞翁夫

馬之事可見

惠氏亦主是說

五侯九伯女實征之注五等諸侯九州之伯皆得征討其罪

詩旄正義引服虔註五侯公侯伯子男九伯九州

之長太公爲王官之伯掌司馬職以九伐之法征討

邦國故得征之

長發正義與此同

杜所自出案禮王制正義

引鄭答志云若征五等諸侯九州之伯何夾輔之有

太公爲王官伯分主自陝以東不可分爲四侯半故

稱五侯四州有八伯畿內有一伯故爲九伯孔沖遠

案鄭志注尙書爲八伯張逸問九州而八伯何鄭答

畿內之州不置伯有卿遂之吏主之伯卽牧也咸案

詩旄丘序云責衛伯鄭氏以爲封爵稱侯時爲州伯

周之制使伯佐牧引傳云侯爲牧則九伯猶夏之稱

九牧也見宣三年傳詩正義旄云漢張逸受春秋異讀鄭

云五侯侯爲州牧也九伯伯爲州伯也一州一牧二

伯佐之雜問志五侯九伯選州中諸侯以爲牧以一

伯爲之佐此正法也若一州之中無賢臣選伯之賢

者以爲牧是也周禮大宰賈疏曰周之法使伯佐牧卽德公四年五侯九伯五侯是州牧

九伯牧下之伯大宗伯賈疏云言九伯者九州有十八伯各得九伯故云周禮大宗伯云

九命作伯鄭氏注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爲二伯得征

五侯九伯者說勝賈服正義駁其煩碎顯與禮經入

伯之文相戾矣鄭義精覈愈見

南至于穆陵北至無棣注穆陵無棣皆齊竟也

司馬貞索隱曰舊說穆陵在會稽非也案今淮南有故穆陵門是楚之境無棣在遼西孤竹服虔以爲太公受封境界所至不然也蓋言其征伐所至之域也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注包裹束也茅菁茅也束茅而灌之以酒爲縮酒尙書包匭菁茅茅之爲異未審

菁說文云韭華也周禮醢人菁菹鄭司農云菁菹韭菹賈公彥曰鄭云菁菁菁也與茅自別爲一物案公羊傳云菁茅之貢不至范甯注香草所以縮酒亦混

菁茅爲一故楊士助疏引孔安國云菁以爲菹茅以縮酒別之杜氏則又誤以公羊亂傳矣漢書郊祀志江漢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服虔曰茅草有三脊也張晏曰謂靈茅也茅亦作茆高誘注呂覽引傳包茅作包茆周禮醴人茆菹鄭大夫讀茆爲茅茅苴茅初生或曰茆水草後鄭不從茅謂茆是菹也詩伐木正義因醴言潛逆解下文用草者用茆也引傳如字縮亦作茜周禮甸師祭祀共蕭茅鄭大夫云蕭字或爲茜茜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縮滲也故齊桓公責楚不貢包茅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廟謂茅以其祭之苴亦以縮酒苴以藉祭

縮酒沛酒也醴齊縮酌後鄭說長

筮短龜長注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筮數故象長數短

禮月令鄭氏注云筮著也占兆龜之繇文也周禮龜人上春釁龜謂建寅之月也秦以其歲首使大史釁

龜筮與周異矣卦吉凶謂易也審省錄之而不釁筮

筮短賤于兆也

正義曰易言筮卦之書賤於龜之書故龜繇曰覺之筮書則省錄而已

周禮占人掌占龜鄭氏注占人亦占筮言掌占龜者

筮短龜長主于長者賈公彥云龜長者以其龜知一

二三四五天地之生數知本易知七八九六之成數

知末又案馬季長云筮史短龜史長

亦引杜說咸案禮曲

禮正義曰筮龜知靈相似無長短也所以僖四年左傳云筮短龜長不如從長者時晉獻公卜娶驪姬不吉更欲筮之故大史史蘇欲止公之意託云筮短龜長耳實無優劣也此論最通但應云止公之不從筮不阻其再筮也前儒說多附會未可盡信

專之渝攘公之瑜注渝變也攘除也瑜美也言變乃除公之美

咸案專卽古鱒字襄二十七年衛侯之弟鱒穀梁鱒作專傳鱒設諸史記刺客列傳作專諸玉篇云鱒魚名市鬻切瑜說文云夏羊牡曰瑜爾雅釋畜夏羊牡瑜攘古讓字禮曲禮下鄭氏注云攘卻也或者攘古

讓字顏師古注漢書司馬遷傳云攘古讓字也專之
渝猶言魚腹疾也魚腹疾故讓公之瑜與下文薰蕕
皆比義杜解迂曲而不可通蓋未達古文耳

一薰一蕕十年尙猶有臭注薰香草蕕臭草十年有臭
言善易消惡難除

禮內則鄭氏注云廔惡臭也引傳作一薰一廔

釋文曰薰

或作蕕又作葦說文云蕕水邊艸也从艸猶聲不訓爲臭艸

廔下云周禮曰半夜廔則廔臭如朽木然則從廔者
是也臭兼氣之美惡月令其臭香詩綿胡臭當訓爲

薰蕕之氣皆在也

周禮膳夫鄭司農云廔木臭也

五年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注視朔親視朔也觀臺臺

上構屋可以遠觀者也

服虔云人君入太廟視朔告朔天子曰靈臺諸侯曰

觀臺在明堂之中

詩靈臺正義曰賈逵服虔注左傳云靈臺在太室明堂之中諸儒皆

以廟學靈臺爲一

案史記封禪書亦引傳云視朔在太廟猶

天子明堂觀臺猶天子靈臺後漢書宮閣疏曰靈臺

高三丈十二門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五經異義

引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壁之靈沼謂之辟

雍諸侯有觀臺亦在廟中皆以望嘉祥也盧植禮記

注穎容春秋釋例

詩靈臺正義引云太廟有八名其體一也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行禘

祫敘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雖占雲物望氛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

學謂之大學其中室謂之大室總謂之宮蔡邕明堂月令論高誘淮南本

經注皆以太廟靈臺爲一與賈服說同袁準正論曰
穎氏云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言遂謂之同處視祲
之官當在靈臺之上視之咸以爲靈臺觀臺當通名
尙書傳曰王升舟入水鼓鐘惡觀臺惡其明證也詩
靈臺鄭箋云觀臺而曰靈臺文王化行以神之精明
故以名焉周禮小宗伯賈疏云鄭君之意觀臺則靈
臺對文有異散文則通馮相氏疏云其天子有靈臺
諸侯有觀臺皆所以觀天文
五經異義據公羊說以爲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
臺案諸侯無靈臺但不名靈臺耳以爲不得觀天文
左矣蔡邕月令論云太廟明堂圖三十六丈通天屋
徑九丈惠棟謂通天屋卽靈臺黃帝明堂圖所謂昆

俞甚當杜氏以爲望遠之臺於古法全不審矣

號仲號叔注號仲號叔王季之子文王之母弟也仲叔皆號君字

某氏尙書傳

君夷

云虢國叔字文王弟孔冲遠云母弟

之言事無所出據傳云鄭滅一號晉滅一號不知誰是仲後誰是叔後賈逵云號仲封東號制是也號叔封西號號公是也馬融曰號叔同母弟號仲異母弟號仲封上陽號叔封下陽同是號國之邑不得分封二人若二號共處鄭復安得號國而滅之雖賈之言亦無明證咸案隱元年傳旣云制巖邑也號叔死焉則號叔封制之證鄭元水經注索水又東逕號亭南

應劭曰滎陽故虢公之國今虢亭是矣此卽侍中所

云西虢詩檜譜正義曰地理志河南有成皋縣故虎

牢也一曰制

師古曰穆天子傳云七萃之士生捕獸卽獻天子天子畜之東虢號曰獸牢

然則虢國當在成皋而又以滎陽爲虢國者傳言虢

叔恃制與滎陽相近在虢之境內故恃之耳不言其

都在制也

水經河水東逕成皋大伾山下酈元曰春秋傳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卽東虢也又

云長明溝

水出苑陵縣故城西北縣有二城此則西城也二城以東悉多陂澤卽古制澤也京相璠曰鄭

地杜預曰澤

卽滎陽宛陵縣東卽春秋之制田也案漢志水經注皆於成皋下言東虢滎陽下言虢亭故

侍中所謂東虢

西虢皆在鄭地意以成皋爲東虢滎陽爲西虢故應氏亦以滎陽爲虢公國也然與傳叔

死制之文不合

杜氏又不言所與檜鄰者謂東虢耳

在徑以滎陽當之皆失之矣

猶自別於西虢杜預云西虢在宏農陝縣東南東虢

今滎陽其東虢鄭武公滅之西虢則晉獻公滅之漢志宏農郡陝縣故虢國北虢在大陽東虢在滎陽西虢在雍州北虢謂下陽城西虢謂虢宮在扶風郡國志河南尹滎陽有虢亭虢叔國宏農郡陝本虢仲國河東郡大陽有下陽城劉昭補注虢邑據此則爲鄭滅者虢叔之後爲晉滅者虢仲之後較矣正義以杜氏無訓而猶豫不決非是

均服振振注戎事上下同服振振盛貌

此本賈注漢書律歷志五行志引作衿服振振顏師古云衿服黑衣振振衿服之兒也案閒居賦李善注引服虔曰衿服黑服也又引說文衿左服也月令孟

冬乘玄路鄭氏注今月令曰乘袵路

今誤袵爲袵

似當爲

袵字之誤

今誤袵爲袵

正義以爲玄色經文乘玄路玄袵

義同後漢書輿服志皆服袵玄劉昭注引獨斷云袵

玄袵紺繒也又引吳都賦曰袵阜服也此皆訓袵爲

玄服士冠禮鄭注古文袵作均周禮司几筵鄭司農

云純讀如均服之均士昏禮袵玄鄭注袵同也同玄

者上下皆玄彼下有玄故訓袵爲同此傳與彼有異

依服說爲確

八年傳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注寢小寢將葬又

不以殯過廟

此沿服氏之說案禮雜記下君夫人卒于路寢鄭氏

注言死者必皆於正處也熊氏疏云諸侯大夫妻及

士之妻卒皆於夫之正寢是也禮正義

雜記下

引服虔

注以爲夫人之卒在于夫人路寢比君路寢爲小寢

此義亦當周禮內宰鄭注夫人六宮亦正寢一燕寢

五杜君徑以小寢當之何以別於燕寢也服氏云不

殯于廟廟謂殯宮鬼神所在謂之廟鄭玄以爲春秋

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故殯于廟周禮大祝注鄭司農

引檀弓下云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

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

而遂葬故春秋傳云凡夫人不殯於廟不祔于姑則

弗致也賈公彥云鄭志答趙商孔子發凡言不薨不

于寢不殯于廟不祔于姑則不致明正禮約殯於廟
發凡例是闕異代何者孔子作春秋以通三王之禮
據鄭氏二解皆以殯爲殯于廟此不易之論服杜終
不可通

九年傳以伯舅耄老注七十曰耄

說文老部云年八十曰耄从老至聲詩車鄰逝者其
耄毛傳耄老也八十曰耄鄭注易離卦大耄之嗟云
年踰七十也

見禮射義正義

正義詩箋云八十曰耄劉熙釋名郭

璞爾雅方言注皆同舍人云耄年六十稱則更謫矣

然杜亦沿服氏說

禮射義正義引服注

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注其言雖多忌適足以

自害不能勝人也秦伯慮其還害已故曰是吾利

既云又焉能克則秦伯知其不能害已矣復何慮之
有蓋以多忌於人則多爲人怨又焉能勝人是吾之
利也

十年傳及七輿大夫注侯伯七命副車七乘

襄二十四年傳注官名案高誘注淮南兵略訓云輿
眾也候領輿眾在軍之後者故服虔注上軍之輿帥
七人屬申生者襄二十三年下軍輿帥七人往前申
生將上軍今七輿大夫爲申生報怨欒盈將下軍故
七輿大夫與欒氏章昭注國語亦云七輿申生下軍
大夫也杜氏兩解皆進退無據

劉光伯規過云若主公車則當情親于公

不應曲

附樂氏

十五年傳涉河侯車敗詰之注秦伯之軍涉河晉侯車敗也秦伯不解謂敗在己故詰之

顧棟高云案侯車當作候車謂探候之車如後世哨騎相似蓋秦伯之偏師耳卜徒父筮之而偏師先敗

秦伯以其言不驗故詰之顧讀侯爲候甚當

詳見春秋大事

表然誠爲探候之車則俗說矣咸案晉語元侯韋昭

注中軍候奄也侯車今斷爲中軍候奄之車不疑

亂氣狡憤注狡戾也憤動也

禮樂記鄭氏注賁讀爲憤憤怒氣充實也引傳作血氣狡憤鄭說是

箕子曰注箕子殷王帝乙之子紂之庶兄

馬融注論語箕子比干紂之諸父漢書五行志云箕子在父師位而典之故尚書微子傳云父師大師三公箕子也顏師古云箕子紂之諸父而爲太師故曰父師高誘注呂覽淮南皆云箕子紂之諸父正義引鄭玄王肅亦以箕子爲紂之諸父誤以爲庶兄者惟服杜注左傳王逸注離騷也孔冲遠云宋世家箕子者紂親戚也止云親戚不知爲父爲兄歷檢諸書不見箕子之名惟司馬彪注莊子云胥餘箕子名舍尚書微子之文而不詳審卒爲杜氏迷惑矣

十六年傳六鷁退飛注鷁水鳥高飛遇風而退

漢書五行志作六鷓退蜚說文鷓鳥也从鳥兒聲春
秋傳曰六鷓退飛鷓或从鬲司馬相如說鷓从赤劉
向以爲鷓水鳥六陰數退飛欲進反退也劉歆以爲
象宋襄公區霑自用不容臣下逆司馬子魚之諫而
與疆楚爭盟後六年爲楚所執應六鷓之數故京房
易傳曰距諫自疆茲謂卻行厥異鷓退飛適當黜則
鷓退飛漢書嚴安傳六鷓退飛逆也張晏曰象諸侯
畔逆宋襄公伯道退也此數說皆足以發明經義訓
釋猶節目耳

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注言石隕鷓退陰
陽錯逆所爲非人所生襄公不知陰陽而問人事故曰

君失問叔輿自以對非其實恐爲有識所譏故退而告人

服虔曰鶴退風咎君行所致非吉凶所從生襄公不問已行何失而致此變但問吉凶焉在以爲石隕鶴退吉凶所從而生故云君失問劉光伯亦用此說杜氏以陰陽錯逆非人所生叔輿果如是言則君亦不爲失問又何懼人譏刺之有服說終是不易

十八年傳故以鑄三鐘注古者以銅爲兵

史記秦本紀云收天下兵應劭曰古者以銅爲兵杜說本此秦兵蓋周禮所謂五兵之屬是也鄭司農云五兵者戈矛戟酋矛夷矛後鄭云五戎謂五兵弓矢

及作本言考記卷二
二五
及矛戈戟也史記正義引三輔舊事云聚天下兵器鑄銅人十二此爲得其實矣

二十年傳凡啟塞從時注門戶道橋謂之啟城郭牆塹謂之塞皆關民之開閉不可一日而闕故特隨壞時而治之今僖公修飾城門非開閉之急故以土功之制譏之傳嫌啟塞皆從土功之時故別起從時之例

服氏云闔扇所以開鍵閉所以塞月令仲春脩闔扇孟冬修鍵閉從時從此時也案此正爲作門不時發凡不必牽就土功之制服說甚合正義亦知杜無明證而卒駁其說何也

二十二年傳鼓儷可也注儷巖未整陳

案僂當讀爲母僂言之僂鄭氏注僂猶暫也蓋謂利
而用之雖阻隘亦可若僂盛聲以致志則鼓暫可也
卽上文則如勿傷之義

二十三年傳遂取焦夷城頓而還注夷一名城父頓國
今汝陰南頓縣

郡國志汝南郡城父故屬沛春秋時曰夷劉昭補注
夷屬陳左傳僖二十三年楚所取酈元曰城父縣故
焦夷之地春秋左傳昭公九年楚公子棄疾遷許于
夷實城父矣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夷
田杜預曰此時改城父爲夷故傳實之者言夷田
在濮水西者也咸案城父亦夷之邑遷許于夷而因

實其地也郡國志汝南郡山桑侯國故屬沛有下城
父聚是矣觀昭九年傳云然丹遷城父人于陳以夷
濮西田益之則城父斷爲夷之邑不疑杜氏于昭九
年傳云此時改城父爲夷不知此年焦夷之名又從
何時而改邪其疑可立決矣竊以爲春秋時之夷卽
漢時之城父縣春秋之城父卽漢時山桑縣之城父
聚也相距甚近故後世并夷地而置以爲縣耳杜訓
夷一名城父其誤在錯解實字矣酈元曰潁水于樂
嘉縣入潁下至於頓故頓子國也周之同姓春秋僖
公二十五年楚成陳納頓子于頓是也俗謂之潁陰
城口也漢志汝南郡南頓故潁子國姬姓應劭曰頓

迫于陳其後南徙故號南頓故城尙在酈元云潁水
東右合谷水水上承平鄉諸陂東北逕南頓縣故城
南側城東注春秋左傳所謂頓迫於陳而奔楚自頓
徙南故曰南頓也今其城在頓南三十餘里然則此
城在南頓縣之南杜云南頓以意度耳

薄而觀之注薄迫也

案晉語載此事云設微薄而觀之孔晁曰薄簾也蓋
讀爲帷薄不趨之薄高誘注淮南亦云設薄以觀之
則訓帷薄者是

其辟君三舍注三退

韋昭晉語注古者師行三十里而舍三舍爲九十里

司馬法曰進退不過三舍禮也

二十四年傳臣負羈絀注羈馬羈絀馬縵

說文引傳絀作縀云系也少儀曰犬則執縀服氏云
一曰犬縵曰縀古者行則有犬故晉語韋氏注馬曰
羈犬曰縀言二者臣僕之役也羈說文云馬絡頭漢
書刑法志是猶以鞮而御驛突孟康曰以繩縛馬口
謂之鞮晉灼曰鞮古羈字也師古曰馬絡頭曰羈咸
案離騷余雖好修姱以鞮鞢兮王逸注縵在口曰鞮
革絡頭曰羈晉灼小顏以鞮爲羈杜氏以絀爲馬縵
皆失之

師退軍于郇注解縣西北有郇城

酈元曰涑水又西逕郇城詩云郇伯勞之蓋其故國也杜元凱春秋釋例云今解縣西北有郇城服虔曰郇國在解縣東郇瑕氏之墟也案竹書紀年云晉惠公十有五年秦穆公率師送公子重耳圍令狐桑泉曰衰皆降于秦師狐毛與先軫禦秦至於廬柳秦穆公使公子繫來與師言退舍次于郇盟于軍京相璠曰春秋上地名桑泉曰衰並在解東南不言解明不至解可知春秋之文與竹書不殊今解故城東北二十四里有故城在猗氏故城西北鄉俗名之爲郇城考服虔之說又與俗符賢於杜氏單文孤證矣

劉昭郇國

志補注引杜注桑泉在解縣西二十里

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注弔傷也咸同也周公傷夏殷之叔世疏其親戚以至滅亡

此本馬融說詩常棣序云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鄭箋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爲作此詩而歌之以親之正義曰先儒說左氏者鄭眾賈逵以二叔爲管蔡馬融以爲夏殷之叔世故鄭志張逸問此箋云周仲文以左氏論之三辟之興皆在叔世謂三代之末卽二叔宜爲夏殷末也答曰此注左氏者亦云管蔡耳又此序子夏所爲親受聖人足自明矣然則鄭氏已知馬說之不可用也

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注
周厲王之時周德衰微兄弟道缺召穆公于東都收會
宗族特作此周公之樂歌

孔冲遠云召穆公於東都會宗族蓋當宣王之時若
當厲王之時天子疏之召公雖則聚會不能使之親
也咸案詩黍苗鄭箋陳宣王之德召伯之功以刺幽
王及其羣臣正義引服虔注召穆公王卿士也孔云
召伯之爲卿士宣王時也據此則正義亦知杜說之
非矣

鄂不韡韡注鄂鄂然華外發不韡韡言韡韡

常棣鄭箋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拊拊鄂足也鄂足得

華之光明則韓韓然盛興者古聲不拊同拊亦作跗
案成公十六年傳韎韋之跗注詩六月正義引鄭雜
問志作不注不讀如幅蓋古本跗或作不故鄭讀從
之也

好聚鵠冠注鵠鳥名聚鵠羽以爲冠非法之服

正義引釋鳥翠鵠李巡曰鵠一名爲翠其羽可以爲
飾樊光曰青羽出交州郭璞云似燕組色生鬱林說
文云翠青羽雀也漢書尉佗獻文帝翠鳥毛案漢書
五行志載此傳張晏曰鵠鳥赤足黃文以其毛飾冠
韋昭曰鵠今翠鳥也師古曰鵠大鳥卽戰國策所云
啄蚌者也天之將雨鵠則知之翠鳥自有鵠名而此

飾冠非翠鳥也逸周書曰知天文者冠鵠冠蓋以鵠

鳥知天時故也禮圖謂之術氏冠此說甚確故蔡邕

獨斷云建華冠以鐵爲柱卷貫大珠九枚後漢書輿服志作大

銅制似縷籠輿服志作鹿記曰知天文者服之輿服志作知天者冠

述左傳曰鄭子臧好聚鵠冠前圓以爲此則是也天

地五郊明堂有命舞者服之輿服志引傳曰鄭子臧好鵠冠無聚字說

文云鵠知天將兩鳥也从鳥喬聲禮記曰知天文者

冠鵠鵠或从走鵠邵氏晉涵爾雅正義引小顏注逸

翠鳥自有鵠名而此飾冠非翠鳥二句以釋翠鵠殊繆法

服之不衷身之災也注衷猶適也

淮南詮言訓聖人無屈奇之服高誘注屈短奇長服

之不衷身之災也高以長短不得中爲不衷甚當哉
案後漢書武帝紀唐章懷賢注引續漢志以爲服之
不中身之災也故衷卽作中

二十五年經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注洮魯地

正義云八年盟于洮杜云曹地三十一年魯始得曹
田此時不得爲魯地注誤耳案酈元水經注瓠子故
瀆又東逕桃城南春秋傳曰分曹地自洮盡曹地也
今甄城西南五十里有桃城或謂之洮也

二十六年經楚人滅夔以夔子歸注夔楚同姓國今建
平秭歸縣

水經注江水又東南逕夔城南跨據川阜周迴一里

百一十八步西北皆枕深谷東帶鄉谿南側大江熊

擊始治巫城後疾移此蓋夔徙也春秋左傳僖公二

十六年楚令尹子玉城夔者也服虔曰在巫之陽秭

歸歸鄉矣

水經云江水又東過秭歸縣之南郢元曰縣故歸鄉地理志曰歸子國也樂緯曰昔

歸典叶聲律宋忠曰歸卽夔歸鄉蓋夔鄉矣古楚之

嬭嗣有熊擊者以廢疾不立而居于夔爲楚附庸後

王命爲夔子春秋僖公二十六年楚以其不祀滅之

者也案郢元以秭歸爲歸鄉西岸亦未割斷嚴觀元和郡

縣補志以爲南岸爲歸鄉西岸曰秭歸此案太平寰

宇記夔子城在秭城縣東二十里昔周成王封楚熊

釋初都丹陽卽此後移枝江亦名曰丹陽又移都郢

吳置建平郡在此據此知夔城與歸鄉相近服氏之

說更精覈矣

傳室如縣磬注如而也時夏四月今之二月野物未成
故言居室而資糧縣盡

服虔云言室屋皆發撤椳椽在如縣磬孔晁曰縣磬
但有桷無覆劉光伯規杜云言磬在縣下無粟帛磬
國語作磬韋昭注言魯府藏空虛但有椳梁如縣磬
也案禮王制鄭氏注縣縊殺之曰磬正義引皇氏說
此傳云如縣樂器之磬也近程氏瑤田通藝錄云古
人五架屋從第四架下爲戶牖以隔之外爲堂內爲
室室上之字北出斜下以交於北牖牖直如磬鼓字
斜如磬股也依程說則室如縣磬爲古人架屋之常
與此傳上下文義絕不相類惟韋昭劉炫之說得之

服孔杜君皆失解○磬與馨古通大戴禮禮三本篇
縣一磬而尙拊搏與此傳縣磬外傳作磬皆是也說
文磬器中空也从缶聲殼古文磬字詩云泂之磬
矣杜故依此訓磬爲盡然於傳義不合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注鬻熊祝融之十二世孫

正義曰自祝融至鬻熊司馬遷不能紀其世杜言十
二世不知出何書其閒或兄弟伯叔相及皆爲君故
年多而世少或轉寫誤案劉炫規語已難駁正孔氏
必曲爲之諱適以彰其陋也卽據所駁世有經千百
餘年之久而兄弟伯叔相及僅十二世者乎謬妄更
甚

凡師能左右之曰以注左右謂進退在已

詩載芟篇侯彊侯以毛傳以用也鄭箋春秋之義能

東西之曰以孔冲遠引此傳云左右卽東西也案傳

因楚師發凡二十八年傳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

卒實從之

韋昭國語注西廣東宮楚軍營名

此左右卽東西之證鄭

說精確杜解非也

二十八年傳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注楚有左右

廣又大子有宮甲分取以給之六卒子玉宗人之兵六

百人

楚語故唯東宮與西廣實來韋昭注東宮西廣楚軍

營名江氏慎修云此卒亦是車卒六卒一百八十乘

也案此當是車法非徒法夏官司右鄭氏注車亦有
卒伍宣十二年楚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
之兩與此相類杜解并失之

鞮鞞鞞注在背曰鞮在胸曰鞞在腹曰鞞在後曰鞞
說文鞞著掖鞞也从革顯聲鞞引軸也史記禮書鞞
鞞索隱云以鮫皮飾鞞馬腹帶也詩小戎毛傳游環
鞞環也游在背上所以禦出也鞞所以引也鄭箋游
環在背上無常處貫驂之外轡以禁其出哀二年傳
兩鞞將絕正義曰橫軓之前別有驂馬二鞞也鞞說
文云頸鞞也鞞爲柔革周禮巾車樊纓玄謂纓今馬
鞞鄭司農云纓謂當曾玉篇云鞞與絆同說文絆馬

繫也詩白駒正義繫之謂繫其足維之謂繫其鞵也
釋文繫足曰絆杜說與前儒竟無一而合未足信也
晉師三日館穀注館舍也食楚軍穀三日

案此與成十六年傳入楚軍三日穀不同彼傳釋文
云本或作三日館穀誤也此穀爲地名春秋隱十年
宋人衛人蔡人伐戴後屬宋楚滅宋改名曰穀後漢
書郡國志考城故菑劉昭補注引陳留志曰有穀亭
是也後以爲菑縣元和郡縣志云古戴國也今爲考
城縣與城濮有莘皆相近濮水在南華縣南五里莘
仲故城在濟陰縣東南三十里蓋古莘國考城南華
濟陰唐開皇時皆屬曹州

南華本漢繼狐縣屬東郡
濟陰本漢定陶縣屬濟陰

郡據元和志萃之去穀當一百二十五里蓋晉師勝楚之後去而館于穀地三日以示暇也晉師

三日館穀蓋謂館于穀地也杜氏失解韋昭注晉語

亦誤杜氏以宣十二年傳云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遂以爲食穀也不知傳特省文耳

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注衡雍鄭地今滎陽卷縣

經注踐土鄭地郡國志河南尹卷縣有垣隄城或曰

古衡雍杜據或說以實其地劉昭補注引杜預曰卽是衡隄鄆元水

經注亦沿杜解咸案呂氏春秋高誘注衡雍踐土今

之汝陽兩漢屬汝南郡

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注弁以鹿子皮爲之瓊玉之別

名次之以飾弁及纓詩云會弁如星

禮王制正義引服虔注云謂馬飾案後漢書輿服志

以輿馬文屬玉纓象鑣金鞍以相誇西京賦云瑑弁

玉纓薛綜注弁馬冠也又髦以璫玉作之纓馬鞅

或誤

爲也。以玉纓飾之。周禮巾車鄭氏注纓今馬鞅弁亦

以金爲之輿服志金鍔方銳劉昭注引獨斷曰金鍔者馬冠也高廣各五寸上如五華形在馬髦前據此知瓊弁爲馬冠不疑杜蓋曲說

晉中軍風于澤注牛馬因風而走皆失之

劉光伯規過云放牛馬於澤遺失大旆左旃不失牛馬二說皆非風讀當爲風乎舞雩之風包咸注風涼於舞雩之下此云風于澤蓋云風涼於澤也

晉侯作三行以禦狄注晉置上中下三軍今復增置三

行以辟天子六軍之名三行無佐疑大夫帥

周禮大司馬序官鄭氏注行謂軍行列晉作六軍而有三行取名於此鄭不以三行合三軍爲六謂三行爲六軍之佐故三行無佐杜以三行爲三軍遂疑三行之佐爲大夫帥此無據之說矣

二十九年傳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注傳言人聽或通鳥獸之情

賈服注言八律之音聽鳥獸之鳴則知其嗜欲死可知伯翳明是術故堯舜使掌朕虞至周失其道官又在四夷案周禮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鄭司農云夷狄之人或曉鳥獸之言故春秋傳曰介葛盧

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矣是以貉隸職掌與獸言
景伯子慎之說與周禮未嘗相戾賈疏駁之非是詩
秦譜正義引蔡雍云伯翳綜聲於語烏葛盧辨音于
鳴牛此又可以足賈服之說

三十年傳許君焦瑕注焦瑕晉河外五城之二邑

顧炎武以爲晉有二瑕其一河東解縣其一宏農湖
縣解以此瑕爲湖縣謂酈元以郇瑕之瑕爲詹嘉之
邑爲誤江慎修正之云傳曰晉獻公賂秦伯以河外
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水經注引
京相璠曰今河東解縣西南有故瑕城晉之瑕實在
此所謂內及解梁城瑕正解梁閒一邑焦在河外燭

之武於河外舉焦內舉瑕以二邑該其餘亦臨文省
便之法顧亭林謂晉有二瑕一爲郇瑕氏之瑕而焦
瑕爲河外五城之二是忘其內及解梁城一句矣求
河外之瑕不可得謂瑕有胡音強以後漢宏農郡之
湖縣當之謬矣然不知顧氏之誤實爲杜說所惑
羞嘉穀注嘉穀熬稻黍也以象其文也

詩生民毛傳秬黑黍也秠一稗二米也糜赤苗也芑
白苗也鄭箋以此爲四穀傳蓋取穀之異色以象其
文杜說非也

三十三年傳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注旣葬反
虞則免喪故曰卒哭哭止也以新死者之神祔之於祖

尸柩已遠孝子思慕故造木主立几筵焉特用喪禮祭
祀於寢不同之於宗廟

案卒哭者前儒皆以爲卒此無時之哭唯朝夕哭非
止哭之謂杜氏蓋意主短喪之說其誤一也作主在
既虞之後從祔所用故云祔而作主杜氏以爲既祔
乃作主以祀於寢則祔於祖者空以祔告抑以主祔
乎其誤二也禮記檀弓下正義云案天子九虞九虞
之後乃埋重重與祔相近故公羊云虞
主用桑謂虞祭之末左傳云祔而作主謂用主之初
俱是桑主其義不異故異義公羊說虞而作主左氏
說天子九虞十六日祔而作主謂喪主許慎案左氏
說與禮同鄭氏不駁則是從左氏之義非是虞祭之
日卽作主也而禮下正義云公羊上係於虞作主謂
之虞主又作主爲祔所須故左氏據祔而言祔而作
主又引鄭云虞而作主至稱奉以祔作主之木公羊
祖廟既事畢反之殯宮此甚明晰

傳有正文杜氏乃舍練主用桑虞主用栗而取張包

周之論語以社主爲主其誤三也

後漢書禮儀志云還宮反廬立主如

禮桑木主二寸不書諡虞禮畢祔於廟如禮據此則虞祭時已用主至祔廟卽以其主祔此與周禮略異然以主祔廟猶古制也咸案士虞禮記卒哭明以其班祔鄭氏

注凡祔已復于寢正與傳合賈服注此傳皆與鄭同故朱子亦宗康成之說近顧氏棟高以爲不必拘儀禮本文而以檀弓喪事有進無退爲旣祔不反寢之證不知有進無退蓋謂柩出無復反之禮豈卒哭祔廟之事乎觀檀弓下云飯于牖下小斂於戶大斂於阼階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卽遠也此皆未葬以前之事非卒哭以後之謂也顧氏意欲排擊朱

子而遂爲此蔑禮之論試思傳云卒哭而祔豈三年始祔之謂邪如祔不反寢而傳又別之云烝嘗禘於廟何邪以開元政和之禮可以定三禮三傳之非邪此正晦菴之所以痛詆象山而顧氏又拾象山之牙慧也近時異說嘵嘵多準於三年喪畢祔廟之說此論蓋起自程張然非禮經之舊矣晦菴謂祔與遷是兩事祔者肅于所當入之祖廟并祭其祖是祖孫同廟而享至喪畢祖遷于高祖廟高祖藏于夾室然後奉新死者之主入廟穀梁謂壞廟易楹改塗正是祔以後遷以前之事案說文云祔後死者台食于先祖此可以證晦菴同廟而享之說

烝嘗禘於廟注冬祭曰烝秋祭曰嘗新主既立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也三年禮畢又大禘乃皆

同於吉

禮王制云禘禘禘嘗禘烝蓋四時之常祭行于三年喪畢以後皆爲吉祭之大禮不獨禘祭爲然也案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於大廟穀梁傳曰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禘嘗公羊傳謂之大禘蓋喪畢之大嘗也杜注彼傳以大事爲禘此傳以烝嘗爲常祭皆誤故惠棟云

王者明堂吉禘之禮行於春夏謂之大禘行於秋謂

之大嘗

祭統謂之大嘗禘是也

行於冬謂之大烝

夏官司勳曰祭于大烝是

也詳惠氏禘說

禮王制鄭氏注魯禮三年表畢而禘於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詩玄鳥箋

又云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禘祭於大祖明年春禘於羣廟禮王制正義引鄭禘禘志云閏公之喪僖三年禘僖六年禘莊三十二年八月公薨閏二年四月夏則禘既禘又卽以五月禘於其廟僖

公以三十三年十二月薨至文二年七月間有閏積
喪而禘三年禘於羣廟昭十一年五月夫人齊歸薨
二十三年平丘之會歸故十五年春乃禘至十八年禘
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禘二十五年禘於襄公案鄭志
所載三傳無文且王制注云喪畢而禘玄鳥箋云喪
畢而禘首鼠兩端經義轉從而溷惠棟辨之甚善咸
以爲烝嘗禘皆得爲禘於文二年公穀兩傳及國語
見之穀梁傳云禘嘗魯語謂之烝公羊傳則直謂之
大禘蓋禘爲大祭之總名可以該烝嘗禘三祭也然
圓丘祭天之大禘禘之名獨不可通蓋禘爲廟中之
祭說文云大合祭先祖親疏遠近也鄭以爲禘大於
禘王肅等以爲禘大禘小皆不必軒輊正義以爲禘
卽禘願棟高用其說以排譏朱子遂并世本國語史
記戴禮皆以爲附會不足信誕誣甚矣

文公

元年傳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
舉正於中歸餘於終注於歷法閏當在僖公末年誤於

今年三月置閏蓋時達歷者所譏步歷之始以爲術之
端首朞之日三百六十有六日日月之行又有遲速而
必分爲十二月舉中氣以正月有餘日則歸之於終積
而爲閏故言歸餘於終

顧亭林據漢書律歷志及高帝紀謂置閏必在歲末
以正杜說然顧氏不明歷法安能抉其本根惟江氏
慎修云古歷皆用平朔謂日月皆平行故朔日或失
之先或失之後日食有不在朔者文元年二月癸亥
日有食之姜岌大衍授時皆推是三月癸亥朔入食

限

案姜氏云二月甲午朔無癸亥三月癸亥朔入食

限大衍同元史歷志推之云是歲三月癸亥朔加
時在書去交分三十六日五千九百十七入食限失
閏也顧棟高以爲非大義所關不必致詳此欲自文

其淺陋而又奉杜氏之謬法以爲圭臬者觀其爲朔
閏表是獨求合長歷之說而未能盡合近人則又奉
顧氏之說以爲確論經書二月癸亥不言朔蓋誤以
其流失誤人久矣

癸亥爲二月晦而以甲子爲三月朔也三月甲子朔
則四月宜有丁巳故經書四月丁巳葬僖公是年本
無閏三月左氏以爲日食必在朔二月爲癸亥朔則
四月無丁巳意其間必有閏月故憑空發傳云於是

閏三月非禮也所謂履端於始者歲必始於日南至

也謂步履以冬至爲始故云序則不愆而杜云步履

之始以爲衛之端首履歷元非也推歷元者漢

太初歷以後之舉正於中者三代各有正朔以正朔

爲正月也謂正朔之月故云民則不惑而杜云舉中

氣以正月亦非也古歷惟有入節後世乃

有二十四氣以冬至爲始以閏餘爲終故舉正朔之

月爲中雖周正建子若在履端於始之前而言先王

之正時則通歸餘於終者置閏或三年或二年常置
三代言之也於歲終也今置於三月故云非禮不知是年本無閏
三月其閏在僖之三十二年卽經書乙巳公薨於小
寢隕霜不殺草李梅實之月也此四月有辛巳八月
有戊子故閏十二月有乙巳其不言閏月者略之猶
襄二十八年經書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
卒甲寅至乙未四十二日亦是不言閏月也僖公薨
於三十三年閏十二月乙巳至文公元年夏四月丁
巳葬正是五月而葬非緩也至文二年二月始作主
故經書之而傳云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此用劉謂
其緩於作主爲非禮而杜注乃讀緩字爲句謂七月

而葬爲緩誤矣公薨乙巳實閏十二月也而杜云乙巳十一月十二日經書十二月誤不知經省閏月兩字耳非十二月誤也閏十二月是夏正亥子之間而霜猶不能殺草且李梅實焉是時燠反常也而杜云周十一月今九月霜當微而重重而不能殺草又誤矣此由杜氏長厯置閏之失實自晉宋以來無有辨其誤者至江氏始能抉其紕繆然解舉正於中爲正朔之月謂古厯無二十四氣則又不然咸案周書時訓解所載皆二十四氣周月解曰春三月中氣雨水春分穀雨夏三月中氣小滿夏至大暑秋三月中氣處暑秋分霜降冬三月中氣小雪冬至大寒閏無中

氣漢書律歷志分至者中也中必在正數之月所謂
舉正於中者蓋舉正數月中之分至也分至居四時
三月之中故謂之正杜解正字誤顏師古注漢志亦
不尋繹正文而沿其說江氏謂正朔之月然正朔亦
不得爲中漢志所謂中朔相求之術謂四分朔旦冬
至之月法以其一乘之爲中法參閏法爲周至志曰
朔不得中是謂閏月言陰陽雖交不得中不生亦不
專指正朔之月爲中也志引昭二十年二月日南至
失閏至在非其月梓慎望氛氣而弗正不履端於始
也故傳不曰冬至而曰日南至極於牽牛之初日中
之時景最長以此知其南至也此又可以證江說之

確然余每服其論而惜其無專帙以破俗學之疑也
及南陽注今河內地

僖二十五年傳注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案呂覽
高誘注南陽晉河北山陽之邑今河內溫陽樊川之
屬皆是也杜解可逸

六年傳由質要注質要券契也

周禮小宰聽賣買以質劑聽出入以要會鄭司農云
質劑謂市中平賈今時月平是也後鄭謂質劑者爲
之券臧之也要會謂計最之簿書月計曰要歲計曰
會據二鄭之說皆以分訓爲晰

十一年傳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注八

年意諸來奔歸不書史失之

服子慎云反不書者施而不德衛冀隆難杜云襄二十九年樂氏施而不德春秋所善不書意諸之歸則是施而不德且經所不書傳卽發文史失之卽不書日史失之之類是也此既無傳何知史失杜氏憑空發傳衛難之甚當正義必曲爲之辨然適存服衛二說以佐成其非也

富父終甥搯其喉以戈殺之注搯猶衝也

搯亦作春禮學記鄭氏注從讀如富父春戈之春謂重撞擊也正義以爲兵車之法三人共乘魯宋與狄戰車皆四乘改其乘必長其兵謂之戈蓋形如戈此

爲杜氏諱狄長三丈之說耳考工記戈長六尺六寸
輈人鄭氏注兵車衡高八尺七寸卽據車之高與戈
之長亦僅過狄身之半安能徑及其喉若據何注公
羊云狄長百尺則更懸絕矣蓋殺狄於旣獲之後則
長狄未必仍立杜氏所云三丈者正以此句擬其辭
耳而不知其說亦不可通脣其喉必在長狄旣踣之
後不疑若以長論則穀梁傳云身橫九畝豈盡誣乎
顧亭林疑之非也

皇父之二子死焉注皇父與穀甥及牛父皆死故彤班
獨受賞

此沿賈逵之誤如逵說則傳當云皇父穀甥牛父死

焉不得謂之二子鄭眾云穀甥牛父二人死皇父不
死解二子亦誤惟馬融以爲皇父之二子在軍爲敵
所殺名不見者方道二子死故得勝之如今皆死誰
殺緣斯此爲定論服虔又辨之云殺緣師者未必三
子之手士卒獲之耳如服說則必傳云皇父與二子
死乃順是馬說旣明而又爲服虔所晦傳文本簡直
易曉前儒必自擾之何也正義亦云如馬之言於傳
文乃順然不敢違杜願亭
林以爲三大夫亦應有賞傳特以附門
之名追錄其受賞之由餘不及載耳

以敗狄于長丘注長丘宋地

郡國志陳留郡封丘劉昭補注引博物記有狄溝卽
敗狄于長丘是也顏師古注前志封丘亦引孟康曰

春秋傳敗狄于長丘今翟溝是酈元注水經濟濱東
逕封丘縣南燕縣之延鄉其在春秋爲長丘諸說皆
以長丘在封丘元凱所未詳也

十二年傳若使輕者肆焉其可注肆暫往而退也

詩皇矣是伐是肆毛傳肆疾也鄭箋肆犯突也春秋
傳曰使勇而無剛者肆之此合隱九年與此年傳解
其義周禮環人掌致師鄭氏注致師者致其必戰之
志古者將戰先使勇力之士犯敵焉賈公彥引此傳
注云肆突言使輕銳之兵往驅突晉軍此必賈服之
說也案釋言曰窕肆也郭璞云輕窕者好放肆左傳
云輕者肆焉詩周頌大明鄭箋肆疾也正義引爾雅

郭注及此傳云肆爲疾之義故以肆爲疾釋言肆力也郭注肆極力邵氏晉涵云肆又爲力者文十二年傳云使輕者肆焉皆解爲勇士犯敵之義非輕騎誘敵之謂也杜說誤矣

十三年經大室屋壞注大廟之室

大室公羊作世室傳云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此正與公羊傳同義世大古通用字耳案禮曲禮下不敢與世子同名鄭氏注世或爲大惠棟云公羊皆以世爲大如衛大叔儀爲世叔齊宋樂大心爲樂世心又推而廣之如鄭大夫子大叔論語作世叔天子之子

稱大子春秋傳曰會世子于首止諸侯之子稱世子而經有大子申生鄭有大子華春秋經齊世子光左傳云大子光古世與大同義大室猶世室也杜氏以爲大廟之室亦本賈服正義謂是周公之廟非魯公誤也

十三年傳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注賜其瑕邑令帥眾守桃林以備秦桃林在宏農華陰縣東潼關司馬彪郡國志河東郡解有瑕城京相璠亦云瑕城在解縣水經注涑水又西南逕瑕縣故城南春秋晉惠公因秦返國許秦以河外五城內及解梁卽斯城也涑水又西南逕瑕城晉大夫詹嘉之故邑也杜說

與晉地道記皆云在猗氏縣東北劉昭郡國志補注於猗氏縣下引地道記於解縣下引杜解此執首鼠兩端之說安足以證古且郡國志旣明言解有瑕城而復援杜說以亂之則更多事矣郡國志宏農縣有桃丘聚故桃林劉昭補注引左傳曰守桃林之塞博物記曰在湖縣休與之山此顧氏亭林所云瑕有胡音瑕轉爲胡又改爲湖今爲闡鄉縣治瑕邑卽桃林之塞謂鄴注水經誤咸案郡國志宏農郡華陰劉昭補注引高誘注淮南云桃林縣西長城是也晉地道記曰潼關是也元和郡縣志河內道靈寶縣本漢宏農縣隋置桃林縣唐天寶元年改靈寶桃林塞自縣以西至潼關皆是也春

秋時晉侯使詹嘉處瑕守桃林之塞三秦記曰桃林塞在長安東四百里若有車馬經過好行則牧華山休息林下惡行則決河漫延人馬不得過矣又於關內道華陰縣下云潼關在縣東北三十九里古桃林塞也春秋時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是也博物志所云在湖縣休與之山太康地記所云在閩鄉南谷中者特就桃林之在湖縣而言其實猶一隅耳杜云在宏農華陰縣東潼關地道記云潼關者則又桃林塞之盡處然杜云縣東疑非舊址則以高誘縣西之說爲近古也

郡國志華陰縣劉昭補注武王放馬牛于桃林墟孔安國曰在華山東晉地道記山在縣西南此亦桃林塞之盡處也

惟宏農縣之桃上聚則

桃林塞之首也桃林塞近華山瑕近解梁傳所云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是也處瑕以守桃林之塞蓋鎮撫其地非桃林別有瑕邑也瑕之距桃林僅四百餘里耳杜氏僅知潼關爲桃林塞已疏顧炎武又指湖縣爲瑕則更紕繆酈道元必不受其誣也

其處者爲劉氏注士會堯後劉累之嗣別族復累之姓孔穎達云士會之帑在秦不顯於會之身復無所辟傳說處秦爲劉氏其文不類疑非本旨蓋以爲漢室初興捐棄古學左氏不顯於世先儒無以自申劉氏從秦從魏其源本出劉累插注此辭將以媚於世明帝時賈逵上疏云五經皆無證圖讖明劉氏爲堯後

者而左氏獨有明文竊謂前世藉此以求道通故後引之以爲證耳案後漢書賈逵傳論曰桓譚以不善識流亡鄭興以遜辭僅免賈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章懷賢注賈逵附會文致謂引左氏明漢爲堯後也然則孔氏之疑不盡虛誕

十六年傳先君蚡冒注蚡冒楚武王父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索隱引鄒氏云蚡一作粉音僂冒音亡報反又音默也劉炫規杜據楚世家蚡冒是武王之兄正義駁其紕繆然不知杜更何據

七遇皆北注軍走曰北

楚語吳師大北韋昭注軍敗奔走曰北北古之背字

案虞仲翔駮鄭注尙書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康成謂春秋能東西之曰以正以師之用戒走北也鄭意讀北如字漢書劉歆傳云左氏傳多古字然則虞韋之說其近之與

十七年傳鹿死不擇音注音所秣蔭之處古字聲同皆相假借

服虔注鹿得美草呦呦相呼至于因迫將死不暇復擇善音急之至也案吳都賦獸不擇音李善引服注同善曰凡閒暇而有好聲逼急不擇音獸皆然非惟鹿也莊子亦云獸死不擇音案郭象注野獸蹶之窮地意急情盡則和聲不至是也杜說誤劉光伯規過

不誣

十八年傳納閭職之妻而使職驂乘注驂乘陪乘

戰國策高誘注三人共載曰驂乘

在九刑不忘注誓命以下皆九刑之書九刑之書今亡

昭十二年傳八索九丘孔穎達引延篤言張平子說

八索周禮八議之刑索空空設之九丘周禮之九刑

丘空也亦空設之此正與子慎說同案周禮司刑賈

公彥疏引此傳言九刑者鄭注堯典云正刑五加之

流宥鞭扑贖刑此之謂九刑

顏師古注漢書刑法志引韋昭曰謂正刑五及

流贖鞭

扑也案昭六年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而云周公

作者鄭志云三辟之興皆在叔世受命之王所制法

度時不行耳世末政衰隨時自造刑書不合大中故叔向譏之作刑書必重其事故以聖人之號以神其書耳杜氏以彼傳云作九刑遂以九刑別爲刑書不知傳云先君周公制周禮之謂何也此可以見鄭氏之卓識

賓于四門注闢四門達四聰以賓禮眾賢

尙書鄭氏注賓讀爲擯舜爲上擯以迎諸侯惠氏棟云鄭注尙書以堯典文祖如周之明堂經云舜假于文祖下卽云詢于四岳闢四門又堯歷試舜賓于四門四門卽明堂位東門南門西門北門也四門之外有四學總名曰辟廱文王有聲曰鎬京辟廱自西自

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西東南北卽指四門此舉蔡邕

月令明堂論爲說案論云王居明堂之禮又別陰陽

門東南稱門西北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

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則周之四門

實兼闈門蔡邕所云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

北門蓋綜詩義耳周實

四門散見于明堂位故大戴禮盛德曰明堂外水

曰辟雍南蠻北狄東夷西戎盧辯注云言四海之君

各以其方列于水外與明堂位合又上與周詩堯典

合先儒不以明堂位盛德兩篇之記契勘書之四門

與詩之東南西北而汎指四方及四方之門微蔡氏

發明大義明堂之法幾不可攷咸案杜氏訓傳多失

古義惟文二年傳注以明堂爲祖廟與古法合惠定

宇云杜唯釋五色比象一條合於明堂之制此傳及

僖五年觀臺注并爲疏矣

使樂呂爲司寇注樂呂戴公之曾孫

孔沖遠曰世本云戴公生樂甫術術生碩甫澤澤生夷父須須生大司寇呂今云曾孫誤也

左傳杜注辨證卷二